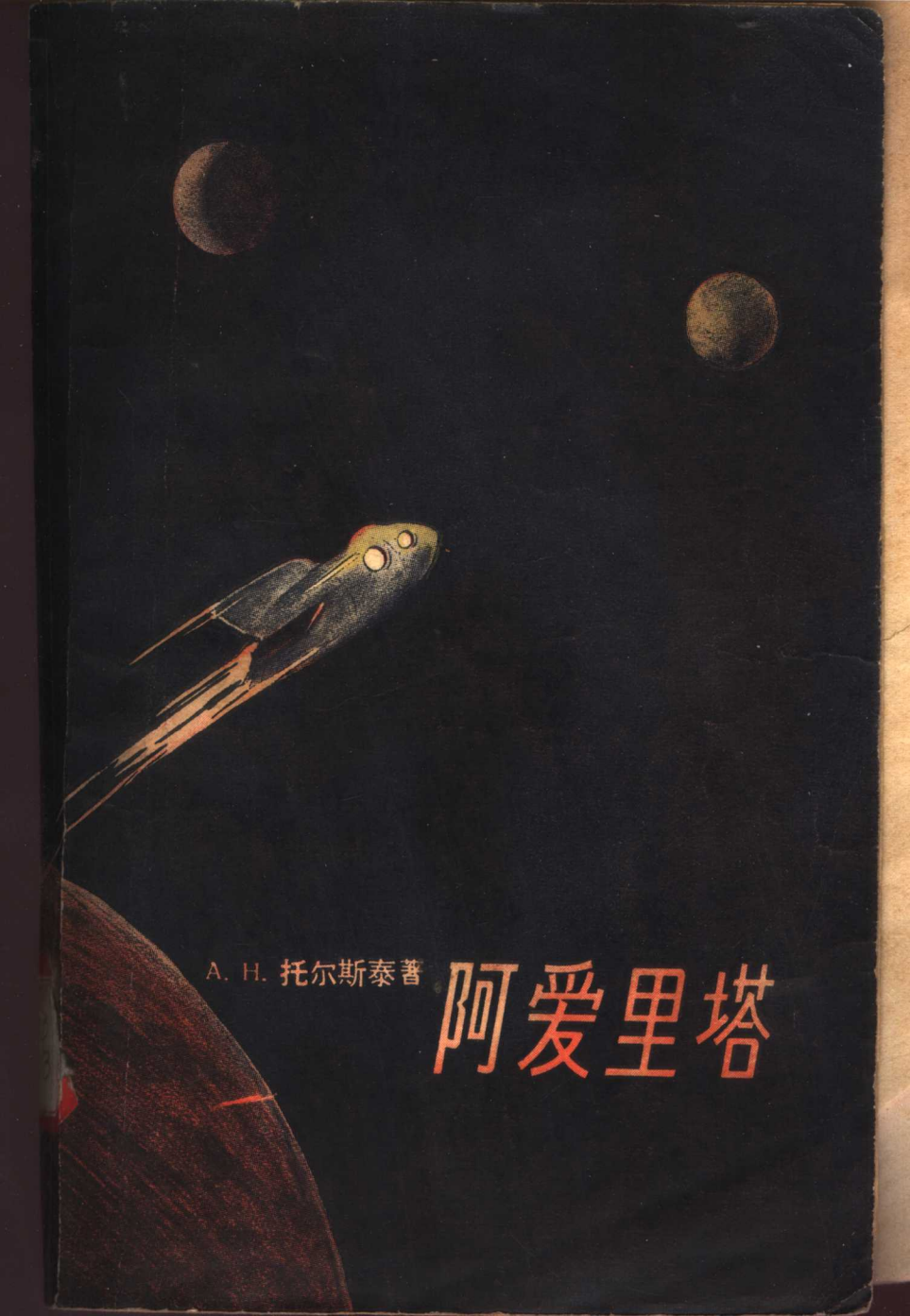




A. H. 托尔斯泰著

阿爱里塔

阿 爱 里 塔

〔苏〕A.H.托尔斯泰著

刘 德 中 译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亮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 华 书 店 总 经 售

*

7×1092 1/32 6 1/4 印张 120,000字

11 月北京第1版 195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收1—84,500 定价(6)0.60元

阿爱里塔

A. H. 托尔斯泰 著
刘 德 中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阿爱里塔”是阿·托尔斯泰在1922年写成的科学幻想小說。小說生动地描述了工程师罗希和紅軍战士古謝夫怎样乘火箭飞往火星，以及他們在火星上的遭遇。

在火星上，罗希爱上了火星統治者图斯庫柏的女儿阿爱里塔。阿爱里塔違抗父亲的命令，沒有毒死罗希和古謝夫，还帮助他們逃出图斯庫柏的別墅。古謝夫在火星首都协助被压迫的人民，組織了起义。但起义終于失敗了。最后，古謝夫帶着昏迷的罗希，克服了许多困难，回到地球上。

А. Н. ТОЛСТОЙ
АЭЛИТА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5

目 次

奇怪的招贴	7
在罗希的制造厂里	11
旅伴	17
失眠的夜晚	23
在同一夜	27
起飞	31
在漆黑的天空里	35
着陆	40
火星	42
荒废了的房子	50
日落	57
罗希在看地球	59
火星入	61
锯齿形羣山的另一边	65
索阿泽拉	70
在天蓝色的树林里	74
休息	78

模糊的小球	78
在台阶上	85
阿爱里塔的 第一个故事	90
偶然的发现	97
阿爱里塔的早晨	105
阿爱里塔的第二个故事	110
古谢夫在观察城市	125
图斯库柏	128
罗希独自留下来	135
魅力	141
古老的曲子	145
罗希飞去帮助古谢夫	150
古谢夫在过去一天中的活动	154
事件的转变	161
反攻	166
瑪佳尔皇后的迷宫	171
“豪”	177
逃跑	181
昏迷	187
地球	191
爱情的呼声	195

奇怪的招貼

紅霞街上出現了一張奇怪的招貼：一張灰色的小紙條釘在一幢空房子的斑駁的牆上。一家美國報館的記者阿契巴爾德·司開爾斯經過這兒的時候，看見一個赤着腳、穿着一件整潔的印花布衣服的年輕女人站在这張招貼前面；她在閱讀，嘴唇微微地動。她那疲倦的、可愛的臉上並沒有惊奇的表情——她的眼睛顯得淡漠、顏色發藍，眼睛裡有個狂熱的小火花。她把一綹鬚髮撩到耳朵後面去，從人行道上提起裝着蔬菜的籃子，穿過了馬路。

這張招貼是值得仔細地看一看的。由於好奇的緣故，司開爾斯把它讀了一遍，然後湊近了些，用手揉了揉眼睛，又把它讀了一遍。

“Twenty tree!”他終於咕噥道，這兩個字的意思就是：“見鬼了①!”

招貼上寫着：

① “見鬼了!”——在這兒，英文的 Twenty tree 和俄文的 Чёрт возьми меня с моряи потрохами 都是一種表示惊奇的咒罵。俄文直譯是：“惡魔鬼把我連我的內臟一起拿去!”

“凡是愿意在8月18日跟工程师 M·C·罗希 飞到火星去的人，请在晚上六时到八时来此面谈。日丹诺夫河岸街11号院内。”

这张招贴写得简单明了，而且是用一支普通的紫铅笔写的。

司开尔斯 不由地摸了摸脉搏：脉搏跳得正常。他看了看時計：现在是192...年8月14日，四点过十分。

司开尔斯 曾经沉着地等待这疯狂的城市里可能发生的一切。可是，这张用小钉子钉在斑驳的墙上的招贴，却使他感到非常不舒服。

风在荒凉的紅霞街上颼颼地吹过。那些多层楼宇的窗户，有的打坏了，有的上面钉着木板，看起来好象里面没有人居住似的——没有一个人探出头来往街上看。年轻的女人把篮子放在人行道上，站在马路的对面，端详着司开尔斯。她那可爱的脸蛋儿显得沉静而疲倦。

司开尔斯 面颊上的肌肉颤动起来了。他拿出一个旧信封，记下了罗希的地址。这时有个高个子、宽肩膀的人在招贴前面站住了；他没有戴帽子，从他的衣服上看得出他是个战士；他穿着一件絨襯衫，没有扎皮带，腿上裹着裹腿。他的两只手闲着没事做，插在衣袋里。当他开始读招贴的时候，他那结实的后颈绷紧了。

“哎哟……他竟想飞到……火星上去！”他兴奋地说，并且把他那晒黑了的、无忧无虑的脸转向司开尔斯。他的太阳穴上有一道斜的、发白的伤疤。眼睛是蓝褐色的，而且眼睛里，

就和那个女人的眼睛里一样，有个小火花。（司开尔斯早就在俄国人的眼睛里发现了这个小火花，他甚至想起一篇文章里所写的关于这个小火花的一段话：“……在他们的眼睛里缺少固定的神色，有时那儿有一种嘲笑的表情，有时有一种疯狂般的果断，而且最后还有一种不可理解的骄傲表情——这都会使一个欧洲人感到怪难受。”）

“我就跟他去好了，这很简单，”那个战士又说，天真地笑了笑，同时很快地把司开尔斯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

他忽然眯缝了眼睛，脸上的微笑消逝了。他从街上凝神地望过去，看看那个仍旧一动也不动地站在篮子旁边的赤脚女人。

他耸了耸下巴，对她说：

“瑪莎，你站在那儿干什么？”（她很快地眨了眨眼睛。）“喂，你回去吧！”（她移动了一下她的满是灰塵的纖小的脚，叹了口气，把头低了下去。）“走，走，我很快就回来。”

女人提起篮子走了。那个战士说：

“我因为受了内伤和外伤，退入了后备役。现在就晃来晃去，讀讀招貼——真煩悶极了。”

“您想去看那个工程师嗎？”司开尔斯問。

“一定要去。”

“可是要在沒有空气的空間飞行五千万公里，那太荒謬了。”

“当然罗，相当远。”

“这不是欺詐，就是夢囈。”

“都可能。”

現在，司开尔斯也眯縫了眼睛，打量战士，战士帶着嘲笑的样子和一种不可理解的驕傲神情望着他，他生气了，朝着涅瓦河走去。他迈着坚定的闊步走着，走到一处街心花园，便在一條長凳上坐下，把手伸到衣袋里；象个經常抽烟的和办公事的人一样，他的衣袋里总有烟叶。他用大拇指一下子就把烟斗塞滿了，开始抽烟，同时把兩腿伸得笔直。

街心花园里的老菩提树在沙沙作响。空气是潮湿溫暖的。一个小男孩坐在沙堆上；他穿着一件骯髒的、帶圆点的襯衣，但没有穿褲子；整个街心花园里只有他一个人，而且看来他在这儿已經坐了很久。风有时吹起了他那浅色的、柔軟的头发。他手里拿着根繩子，繩子的另一端系在一只羽毛蓬乱的老烏鴉的脚上。烏鴉不高兴地、生气地蹲在那儿，也象男孩一样，望着司开尔斯。

忽然——这是一刹那間的事——仿佛有一朵云在司开尔斯的心头上飄过去了似的，他感到头晕。男孩，烏鴉，空空的房子，荒涼的街道，过路人奇怪的神色，和那张用小釘子釘上去的、邀請人們到太空中去飞行的招貼——这一切，他是不是在夢中看見的？

司开尔斯深深地吸着烈性的烟。他攤开了彼得堡的地图，一面用烟斗的一端在地图上移来移去，一面寻找着日丹諾夫河岸街。

在罗希的制造厂里

司开尔斯走进院子，这儿堆满了生锈的铁和空洋灰桶。在垃圾堆上、在绞缠的铁丝卷和损坏了的机床零件中间，长着枯萎的草。院子的最里面，高高的板房的多尘的窗户，映照着晚霞。板房的小门半开半掩；一个工人蹲在门槛上，在一个小桶里搅拌铅丹。司开尔斯问他，可不可以去见工程师罗希，工人用下巴朝板房里指了指。于是司开尔斯就进去了。

板房里很亮——一盏电灯挂在堆满了图案和书的桌子上，灯上有个洋铁制的、圆锥形的灯罩。在板房的深处，耸立着一直到天花板的建筑架。就在这儿，锻冶炉发出熊熊的火光，工人们正在为它鼓风。一个金属球体的钉满了铆钉的表面，透过错综复杂的建筑架闪现出来。在敞开着的两扇门上，映照着一条条深红色的晚霞，以及从海里升上来的一团团的云雾。

替锻冶炉鼓风的工人低声说：

“有人找您，馬司其斯拉夫·謝蓋耶維契。”

一个中等身材、体格健壮的人从建筑架后面走出来。他那浓密而蓬松的头发已经发白。脸很年青，刮过胡子，脸上长着一张漂亮的大嘴，还有一双十分留神、毫不疏忽、看起来好象在脸前面飞似的明亮的眼睛。他穿着一件胸前敞开着的、肮脏的亚麻布衬衣和一条用绳子扎起来的、有许多补钉的裤

子。他手里拿着一張弄髒了的圖案。走过来的时候，他設法在胸前把襯衣扣在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扣子上。

“您是看了招貼來的嗎？想飛嗎？”他用稍微有些含混不清的聲音問，請司开尔斯坐在圓錐形燈罩下面的一把椅子上，自己坐在桌子的對面，放下了圖案，開始填塞烟斗。這就是工程師馬司其斯拉夫·謝蓋耶維契·羅希。

他垂下了眼睛，點燃了一根火柴；小火焰從下面照亮了他那結實的臉、嘴旁的兩道皺紋——這是痛苦的痕迹——寬大的鼻孔以及又長又黑的睫毛。這番觀察使得司开尔斯感到滿意。他解釋說，他不準備飛到火星上去，但他讀了紅霞街上的那張招貼，認為他有責任，把這個有關星球間飛行的、那麼奇特和驚人的計劃，介紹給自己的讀者。

羅希一面聽，一面用十分留神的、明亮的眼睛盯着他。

“可惜您不願意跟我飛，真可惜！”他搖了搖頭，“人們避開我，就象避開瘋子一樣。過四天我就要離開地球，可是到現在還找不到一個旅伴，”他又點燃了一根火柴，吐出了一團烟，“您要哪方面的材料？”

“我要您個人的歷史中最突出的一些經歷。”

“誰也不要這個，”羅希說，“沒有什麼精彩的。我很窮，沒有受到充分的教育，從十二歲起就自立了。我的青春、求學時代、工作和職業——沒有一點會引起您的讀者的好奇心，那兒沒有什麼精彩的，除了……”羅希忽然皺了皺眉頭，嘴旁的皺紋變得更明顯了。“呸，是這樣的……在這部機器上，”他用烟斗向建築架那邊指了指，“我已經工作很久了。兩年前我就開

始了建造工程。講完了！”

“您估計，从地球上飞到火星上去，大約需要几个月？”司开尔斯一面問，一面望着鉛笔的尖端。

“我想，最多要九个或者十个鐘头。”

对这话，司开尔斯只說了声“啊！”接着他的臉就紅了，面頰搖动了一下。“如果您信任我，并且重視我們的談話，”他用討好的口吻客气地說，“我將會非常感激您。”

罗希把胳膊肘放在桌上，吐出了烟霧；他的眼睛透过烟叶的烟閃現出来。

“8月18日，火星將运轉到离地球四千万公里的地方——我要飞过这段距离。这段距离是怎么組成的呢？第一，就是地球大气层的高度——七十五公里。第二，是兩個星球間在太空中的距离——四千万公里。第三，是火星大气层的高度——六十五公里。对于我的飞行說来，只有大气中的一百四十公里是重要的。”

他站了起来，把手插在褲子口袋里，他的头沉到暗影和烟霧中去了——灯光只照亮了他那裸露着的胸膛、毛茸茸的胳膊和卷到胳膊肘的袖子。

“象树叶的飄落，鳥和飞机的飞翔，通常都称为‘飞’。但这不是飞，而是在空气中飄浮。真正的飞是当一个物体由于受到外力的推动而移动时所造成的一种墜落。比如，火箭就是这样。在太空中，沒有空气的抵抗，没有什么阻碍物体的飞行，火箭就会飞得越来越快。在那儿，如果磁力的影响不阻碍我，我显然可以接近光的速度。我的机器是根据火箭的原理

制造的。我將在地球和火星的大氣層中飛一百四十公里。連升降，這需要一個半小時。我估計，在一小時內可以脫離地球的吸引力。然後，在太空中，我就可以以任何速度飛行。可是這將帶來兩種危險：第一，由於速度非常快，我的血管可能爆裂；第二，如果我用極高的速度飛進火星的大氣中，火箭在空氣中所受到的衝擊就會象我投入沙子堆時所遭受的衝擊那樣強大。那末在一剎那間，火箭和里面所有的一切，就可能變成氣體。在星球間的太空中，常有一些還沒有誕生的、或已經毀滅的宇宙的隕星在飛馳。它們沖進空氣中以後，立刻就燒毀。空氣簡直是一種不能戳穿的甲冑。可是地球上的大氣層，顯然有一次曾被打穿過。”

羅希從口袋裡拿出手來，放在桌上電燈下面，把指頭握在拳頭里。

“在西伯利亞，在那永恆的冰天雪地中，我曾掘出死在地壳裂縫里的古象。它們的牙齒之間還銜着草；它們曾在現在是一片冰的地方吃過草。我吃过它們的肉。肉還沒有腐爛——古象在幾天內就凍死了，雪把它們埋住了。可見地軸的偏歪是在一剎那間發生的。地球曾和什麼天體相撞，也可能我們曾有過一個比月亮小的衛星。我們把它吸引過來了，於是它就落下來，打壞了地壳，使地軸發生偏歪。可能就是由於這個緣故，位於非洲西部大西洋中的大陸沉沒了。就這樣，為了飛入火星的大氣中時不至於熔化，我必須大大地減低速度。所以我估計，在太空中的全部飛行，將需要六七个鐘頭。再過幾年，到火星上的旅行，將不比從莫斯科到紐約的旅行來得困

难。”

罗希离开桌子，打开了开关。在天花板下面，一盏弧光灯噼噼地响着，亮了起来。司开尔斯看见了木板墙上的图案、图表和地图、架子上的光学仪器和测量仪器、高气层中飞行的人所穿的衣服、一堆堆的罐头、毛皮衣服以及板房角落里小梯阶上的天文望远镜。

罗希和司开尔斯走到建筑架跟前，这建筑架围住了一个卵形的金属体。司开尔斯根据目测判断，这卵形的火箭至少有八公尺半高，直径至少有六公尺。中间有一条钢带围住，这条钢带向下面、向火箭的表面曲折，成了一把伞的样子——这是一种降落伞式的制动机；当火箭在大气中坠落时，这制动机可以增加坠落的阻力。在降落伞下面，有三个圆的小门，也就是出入的仓口。卵的下端象个狭窄的喉管。喉管上围着两根螺旋形的粗钢条，这两根钢条是向相反的方向扭上去的——这是缓冲器，它可以减弱落地时的冲击力。

罗希用一支铅笔在卵的钉满铆钉的外壳上敲了敲，开始详细地解释这个在星球间飞行的火箭的构造。火箭是用弹性的、难熔的钢制成的，而且内部还有支柱和轻的桁梁撑住。这是它的外壳。里面还有一个内壳，它是用六层橡皮、毡绒和皮革制成的。在这个用皮缝起来的第二个卵里面，有观测和飞行用的设备——贮氧气的大桶、吸收二氧化碳的箱子、装工具和食品的空口袋。装有三棱镜的短小金属管子，通到火箭的外壳上去，这是特地为观测设置的“小眼睛”。

发动的装备设在围有螺旋钢条的喉管里。这喉管是用一